

星竹◎著

天下绝人

群众出版社

天下 绝人

星竹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绝人/星竹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 2003. 3
ISBN 7-5014-2883-2

I. 天… II. 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9184 号

天下绝人

星竹著

责任编辑:王志楨
封面设计:王 子
责任印制:张代英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100078
网 址:www.qzCBS.com
信 箱:qzs@.qzCBS.com
印 刷: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243 千字
印 张:9.75
版 次: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ISBN7-5014-2883-2/I·1218
印 数:0001—6000 册
定 价:16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近来这一阵子，踢破齐家门槛子的媒人真是太多了。从早起太阳刚刚暖了地皮的那一刻，齐家的红门豪宅里，便有媒人来说亲了。所说的女子，自然都是地方上较为艳丽的大家闺秀。有时那些胆大的女子们，也自家跑到齐家的大门外，想法子偷瞧一眼齐家公子齐先白倒是一个什么模样。因此，齐家的豪宅前，总是飘着女人们的阵阵香气，似十月的季节，一街筒浓浓的槐花味，让人很感异样。

自然，前来的女子们，个个都打扮得让人心动。她们暗地里也希望，能被齐先白看上一眼，并被齐家相中！

但齐家对上门说亲的人并没有吐口。作为一家之主的齐德实老爷子，只是让家人把这些女子的姓氏记在一张大红纸上，然后送了银子，给前来说亲的媒人。媒人拿了钱，就回去等话了。然而齐家却没有一个回话。齐家还在斟酌。

不过，如果人们知道，齐家很快就将衰败，齐家公子齐先白也很快将变为一个满大街给人家吹唢呐的穷酸时，大概也就没人再会如此热心地盯着齐家了。

然而世事难料，谁能看得出来这隐秘中的一步棋呢！再说，如此的变化，对于齐家也的确是太严重了些！眼下的齐家，还是一片晴空朗日，红门阔院，并没有一点儿险恶的征兆！

不过这个时候，齐公子齐先白，自己却在暗里，相中了一个女子，是本县一位姓王的大户人家的闺女。人长得水灵，一笑一狐媚！走到街上，像飘过去的一地粉红花。说不上来的让人着迷。

齐先白很有些眼力。现在的齐先白，自然还不是吹唢呐的。吹唢呐的，在柳县一带属于下九流。齐先白是出生在柳县大户人家的公子。从小被父亲送进私塾，是准备做文章、当官人、奔个好前

程的。因此无论如何，也不会与这民间的唢呐沾上边！

可齐先白却怎么也想不到，他后来真的就成了一个手捧唢呐、满大街给人家吹曲子、耍小钱、摆弄音色之声的人。

现在的齐家，是打造兵器的。齐先白的父亲齐德实，从小还教了齐先白一身的武艺，刀枪棍棒，都使得干净利落。如今二十多岁的齐先白可谓是文武双全、样样不差的一个奇才。这样的人家，这样的奇才，自然更会招得姑娘们的喜欢。如此来说亲的人一拨一拨地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不过，齐德实去当地大云寺庙讨教后，却得出了另一个结论：一个过于圆满的人家，常常预示着某种风险。

方丈大师慧远对齐德实说：人怎么可以占得这样全呢？天下许多事，就是连鬼神也是不敢都占全的啊！齐家真是占得太全了！

齐德实听了这话，心里就一惊。他真的开始为齐家捏了一把汗，不知齐家要在哪里出现岔子。

作为齐德实，他的武艺在柳县里是有一号的，早年他也不是做兵器的，而是一个官人。刀枪棍棒都使得极为出色，所到之处，夺魂索命。提了他的名字出来，地方上的小痞就不敢再出来搅闹。后来他就开始打造兵器，并一点点地成了气候。齐家的产业要是安安稳稳地不败，自然是要落到齐家公子齐先白的手里的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齐先白的命运里，却隐藏着另一番景象，上天原来对他早有着另一种安排。这就属于没有办法的事了。

那年人们都说，大云寺庙里的舍利子要放光了。齐德实为了给儿子图个吉利，就天天带着齐先白到大云寺庙的门前等候着。是等候着舍利子的放光。如今的齐家，已经是一个沾满了血污的人家。这一点儿，齐德实的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因此，他一直在暗暗地企求着诸佛对他的原谅。

可大云寺里的舍利子一直都没有放光。齐德实想在舍利子放光之时，再一次敬奉诸佛的心愿没有实现。

后来不知不觉中,就有了一种谣传。说正是由于齐德实天天站在大云寺的庙外,才冲了这次可能的奇观。齐家做的事情,实属罪孽深重。

而那时,作为年轻的齐先白,脑子里并没有父亲的这种复杂的恐惧。他特别喜欢的还就是街上的唢呐之声。柳县的街头,手提唢呐的穷人不少。唢呐手们常常只要几个小钱,便不论喜事,还是丧事,都会把手中的唢呐吹得惊天动地,悠扬而又响亮。这种谋生的方式,让齐先白觉得十分稀奇。唢呐的曲调,也款款地流入他的心里,给他一种别样的印象。而很少有富人家的子弟,这般地注意穷人的谋生手段。如此说下去,这大概就是齐先白的命了。

齐先白记得,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夏天,他家的门前突然就停下来一支吹唢呐的队伍。那时街上的大道、房舍、石磨、猪狗以及树木,动的与不动的,都是那样的灿烂,像是被涂了一层金箔。那是齐家对门的王家人在办喜事。几十名唢呐手,将一支支唢呐捧到嘴边,一起齐鸣。齐先白整整听着唢呐手们吹了一上午。他想不到王家会请这么多的唢呐手一起来助兴。

那天齐先白被这美妙的音色打动得心田荡漾。从此,他也多少懂得了一点儿怎么欣赏唢呐的路数。其实他爹齐德实,那天也被这唢呐之声打动了。立在街上,听了好久。

就是那天,齐德实站在门前的时候,意外地听说了,唢呐的曲调有压惊镇邪的作用。他的心中不免猛然一震。于是,齐家便从这一天开始,如赶上什么重大的事情,便请唢呐手们前来吹上几段。自然都是一些欢快的喜曲。

但作为齐先白,仍旧不会想到,有一天,他也会手持一把唢呐,如此寒苍地站在街上,常常还是食不饱肚……

齐家在柳县不仅只是有钱、有地位的大户,还是地方上刀光剑影的人家。齐家做的是快刀、利剑等杀人的器械。毒镖做得尤

其一绝。如此这般，自然黑道、白道上的人都有。齐德实老爷子是一脚踩着两条船上的主儿。船头船尾都是岸。翻手是云，覆手是雨。如此的方式，他的生意才能做得畅通。十几年下来，齐家的炉火一直十分的旺盛，叮叮当当中，招来了百里千里的买家。来者没一个是老实人，都是凶凶的杀手！

于此，对于各种杀人器械的做法，齐家是吃得相当精透的。可以说件件器械都很受人欢迎。那是因为杀人好使的缘故。这就可怕了。对于外人来讲，这是齐家人的荣耀、本事！而对于做得久了的齐德实，心里却惶惶恐恐，因为这毕竟是杀人的家伙！

作为一家之主的齐德实，正是因为心中的这种胆颤，才与大云寺庙里的方丈大师慧远结下缘，成为朋友的。他是在尽量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。

齐德实和慧远大师讨教过关于唢呐是否能够压惊的问题。

慧远大师说，任何东西，只要你确信不疑，都会有作用。就是一块石头，你敬着它，它也会使你收益安心。你既然对唢呐之声有如此好感，听下去自然能够收益。

齐德实就相信了唢呐。每次家中有重大的事情，他都要请一些唢呐手，前来拼命地吹打一通，以压惊镇邪。于此，唢呐之声，在齐家的门前也就常常响起。但齐家人的心境却是复杂的，齐家人知道，自己打造出来的兵器，总要给这个世上带来祸端。这就给齐家人的心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。

齐家打造的兵器，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官府用了齐家的刀剑，削铁如泥，刑场上斩杀犯人时，个个利索。人头落地的刹那间，不见一点儿的血迹，让人看了不寒而栗，无形中就长了官家的威风。让造反者服帖。更不要说去镇匪了。

而匪贼用了齐家的兵器、毒镖，往往又使官家的人毫无办法。两下里，官家和土匪，都是依靠着齐家。

而远近的阔家主儿们，更是看中了齐家积攒起来的钱财。他们惟一的方法就是要把自家的女儿送过去，给齐先白做老婆。然后等着有朝一日，再分得齐家的一杯羹。因此，齐家这个打造杀人器械的门户前，近来自然美女如云。

齐德实为儿子齐先白挑选女人的关键时候，再次来到了大云寺庙，见了慧远大师。慧远大师却不理会如何挑女人的事，而是对齐德实说：“你家已经到了满盈的边缘，满招损。你真的不能走得再远了！”

齐德实听了这话，心上更是一阵惊惧。

近来，齐家的事业，确实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动荡的年月，兵器军火是最吃香的。偷运烟土的人、暗中打劫的人、黑道的绑票者，都来齐家买兵器。水贼草寇，其实天天进出于齐家。齐家人看着，心上也就无法坦然。作为一家之主的齐德实，越来越闻到自己身上有一股血腥的味道。这使他感到身子发虚，不得不常常服下一济济镇静的汤药。

齐德实再次去大云寺庙，请教慧远大师。慧远大师对他说：“凡夫俗子，罪恶和过错，就像芒刺一样，堆积得满身都是。往往不能自见。或是心粗，或是眼障。但罪恶过深的人，也是有征兆的，或是感到心神昏塞，事情转头就忘；或无事的时候，心里也常常烦恼；或看见正派人，自己不好意思。或明明听到正经的话，反而不生欢喜，反生厌恶。”

齐德实道：“您说的极是！”

但齐德实并没有克制。不过从这天起，只要有大的买家将兵器运走，齐家就在门前狂放一阵鞭炮，或请一队唢呐手，在门前死吹一通。每次齐先白都要跑到门外，眯着眼睛，品味着唢呐的曲调。他听得入耳，却不曾想过，这音音调调，会与他日后的命运去相关。

这一天，慧远大师走出大云寺庙，路过齐家的门前时，不觉站下来。他仰头望了一下齐家门前的那面幌子。路人问大师，在看什么。慧远大师不语，随手将路边的一根枯枝拔了起来，扔在了地上。人们猜不出这是什么意思。

齐家的门楼，在柳县南城地面上，属于最大的一所宅子了。红墙绿瓦，门前立着一面大黄幌子，幌子是绑在一根碗口粗的铁杆子上，杆子有十五六米高矮。走进街巷，抬头就能望见。那幌子上涂了金边，日日夜夜，哗哗啦啦地随风飘扬，且一飘就是十几年。南城人都说，那幌子上是飘着无数人的血泪！这话一点儿都不假。这期间，齐家人经历了多起风险与劫难，却都没有撼动过门前的这面朝天幌子。于是，这便成了齐家兵器店风吹雨淋中的一面猎猎旗帜。想灭掉齐家的同行，常常已经到了齐家的门前，就是因为望到了齐家门前的这面迎风的幌子，想到齐德实的厉害，而又退了回去。

不管怎么说，有眼力的柳县人都知道：齐家的深宅大院中的每根房梁，每根柱子，都是死者的白骨支撑起来的。说白了，齐家就是一座坟墓，虽然不是杀人，却是日日出售着杀人的物件！

细细计算，这世上的许多丧事，许多惨烈，都是和齐家有关的。齐家打造的刀太快，剑太锋利。不管怎样，齐家人干的这宗买卖，是藏了无限的杀机与不可预测的端倪在里面，凶险难料。

二

一切都被慧远大师言中了，齐家真的出了大事。

这年的八月，汛期刚到，天就没个整晴，阴云一直在天空中翻卷着，黑压压的一片。隔三差五，便有小雨从天上飘下来，却又不肯痛痛快快地倾盆而至的那种，别别扭扭的。但却说明大雨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。人们从天边偶尔传来的阵阵闷雷声中，可以预见一

场大暴雨的即将来临。也许还有一场可怕的洪水。谁知道呢！

人们见天立在门前，或是站在街上，仰着脖子望天，说这样的沉闷，真不是好兆头啊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匹高大的红马和一顶轿子，从街外直奔齐家。那是较为清静的一个早晨。齐德实将来客迎到屋里时，才发现这是一位草寇。而中间人祝老板却又是齐德实的朋友。祝老板作为中间的保人，为两头牵了线。来人要的是一百件兵器，给的价钱高得吓人。齐德实三思过后，终于将嘴上的烟袋拔下来，在桌子上猛地一磕，对祝老板和来者道：“事情就这样定了！”

祝老板就在契约上让双方按了手印子。来者按照规矩，放下了一多半的定金，让齐家准时送货。

齐家的兄弟们，还像往常一样，听到吩咐，就都去准备木箱和家伙了。一个个把刀枪磨得雪亮，人都精精爽爽的利落。心里知道，这趟差事回来，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块肥肉。这是齐家人的做法，出生入死，卖命之后，从不亏谁。这次所卖的兵器，都是齐家打造出来的上等货。齐德实决定亲自带人，将货物押送到河南。路程大概要走二十几天。回来也就赶上给儿子齐先白娶亲的日子了。

齐德实压住心中的不安，笑脸对全家人说，这是件好事，两头都是吉利。送完了这趟兵器，兄弟们一年不用再动家伙，照样吃喝！

可齐德实的心里却有些打颤。他总觉得齐家已经到了该拆炉砸灶、停火歇业的时候了。齐德实就又让人找来了十几名唢呐手。临行前的一天，唢呐手们在齐家的大宅前，痛痛快快地吹了大半天。

那天街上站满了人。唢呐的嘹亮之声，让齐家的老老小小、男男女女，都觉得痛快舒心。据那领头的唢呐手说，如此的曲子，肯定能吹走小鬼魔道。无论何时上路，无论是奔东、奔西、奔北，都是平平坦坦的事情了！

那时的齐先白并不理解父亲心中的苦处。他听着门外如此宏

亮的喷响声，心里只是想着送兵器的人马能快去快回，让他早日安顿。因为他现在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王家姑娘。

齐先白要娶的女人，正是他暗里相中的王家闺女。土豪王明的闺女，长得出众不说，而且气度非凡。两家人都很满意。应当说，在柳县再也找不到这么门当户对的人家了。尤其对王家来说，不大可能再找到像齐家这样有钱的大户了。

齐家实力的雄厚，实在让人垂涎欲滴，别说送过去一个姑娘，就是送过去十个姑娘，也不会有什么冤枉！土豪王明是懂得这一点的。

于是，婚事没办，王家的闺女就让齐先白先睡了一回。按说这在当地是十分犯忌的。但自从定亲之后，土豪王明就十分担心这门亲事黄了。因为给齐先白说媒的人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，还是不肯甘心，上门的热心人依然不断。

于此，两家订婚之后，土豪王明就有意将自己的女儿留在了齐家。那天订完亲事，土豪王明便对齐德实道：“就让我们闺女，先伺候齐老爷子几天吧。也让她熟悉熟悉齐家的门槛有多高，以免日后乱语，不懂规矩！”

齐家的佣人、丫环已经不少了，这意思齐家人暗里是晓得的。王家人把闺女放到了这里，是无论如何，也不能再变卦了！而且也就挡住了那些再上门说亲的人。

为了表示诚意，齐家人就爽快地将王家闺女留了下来。那日齐德实也高兴，酒喝得多了些，对土豪王明说：“好，就先熟悉熟悉我家的房门。咱都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，还怕人家说三道四不成！”当天就让人给王家姑娘腾了房子。

房子先是安排在了前院。王家姑娘不干，说她一个没过门的姑娘，总是见到那些来齐家串门的街人，脸上有些为难。其实她是在成心找茬儿，想挨得齐先白再近一点。齐家人没有办法，就把王家姑娘安排到了后院，这回挨着齐先白的房子不到几米。

齐先白实在没有想过要睡这个女人。要睡，也得等办完了婚事，有个名正言顺。

事情是王家姑娘主动下的套儿。

那日晚上，天气凉了许多，夜风使人心智清爽。王家姑娘看到后院极静，便轻轻地跑到齐先白的屋里来说话。俩人一直聊到很晚，宅院里一片寂静，能听到夜露从树上滴落到地面的声音。这时王家姑娘才站起身，说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齐先白说：“是该走了，不然我爹会疑心的。”齐先白就站起来送行。

谁知，王家姑娘走到门前，突然站住，哗啦一声将门闩插死了。

齐先白吓了一跳。王家姑娘转过身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我爹已经和你爹说好了，不用等办完婚事了，今晚我就睡在你这里！”

齐先白一下惊住。那时院落显得更为空寂，风吹树叶的声音、街上鸣虫的声音，都微微款款，水一样地流进了门缝。齐先白瞪大了眼睛，事情来得过于突然，他无法证实老爹是否和土豪王明有过这种话。他只知道，王家人一直对这门亲事是否能成，有些担心。但这时屋门已经被王家姑娘插上了。齐先白不知如何是好，当下就呆成了一根木头。

王家姑娘却早有准备，一步跨到床边，就把被子铺了平整，说：“你还站着干吗？难道还嫌我配不上你吗？”王家姑娘的从容，一点没有男女之事的那个味道，而就是一种计谋的实施。

那时王家姑娘已经在麻利地脱衣解裤儿了，接着就露出了白白的身子。一对儿大奶子颤颤地晃在齐先白的眼前。

齐家的管教一直很严。齐先白从没有见过女人的身子。齐家一直都有规矩，只要是男人，无论是谁，平日既不能去逛窑子玩女人，更不能欺负良家妇女。

齐先白看着王家姑娘白玉一样的身子，自然没有抵挡住这送上门来的美色。那时他的身上已经鼓鼓胀胀，热血从脚底温升上

来，烧得他浑身难耐。他本想将王家姑娘送出门去，先和爹爹打个招呼，看看这样到底使得使得。然而这只是他的理智。当下他已经没有了这个可能。王家姑娘跨上一步，已经死死地抱住了他。女人的香气与肉感撩拨得齐先白失去了那点仅存的思索。一瞬间，他已经被打得稀哩哗啦，如一滩烂泥了。

那时王家姑娘就把舌头伸进了他的嘴里。一只手缓缓地解开了他的小褂儿。他只觉得裆下的家伙已经属于了别人，再也无法自制。

俩人是怎样倒在床上，怎样把衣服脱掉的？他们后来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记忆，一片空白。齐先白只记得那个白白嫩嫩的肉身，像火一样在整个房间里燃烧。

那时他的耳边，突然奇怪地响起一种幻觉，似听到了一曲激昂的唢呐之声。这简直没头没脑，来得不着边际。但事情就是这样。他在一曲古怪的唢呐声中，睡了王家姑娘。

那一刻，他的嘴里却说着胡话：“这样是不行的，还没到了时候。”说这话时，他已经将王家姑娘压在了自己的身下。一时间，他所说的一切全都成了无用的废话。他的两手早已按住了王家姑娘的两个热烘烘的奶子。

王家姑娘也已经轻轻地哼唧起来，双手紧紧地抱住齐先白的身子再也不放。她知道，她这一下，也就抱住了齐家的金银罐子，抱住了齐家的整个产业！而这都是临来的时候，土豪王明反复嘱咐，让她要牢记的。她冷冷静静地已经背诵了千百遍。她知道，这就是他们王家日后的造化了。

然而，那一天，俩人却毫无床上的知识。直到半夜时分，齐先白的大手才摸到了王家姑娘的要紧部位。如此，俩人才进入了正轨，尝到了男欢女情的真正滋味。于是，俩人又从头再来一次。这一次却用了极短的时间，便完成了男女之间的一切。俩人也迅速地明白了男女肉身倒是怎样的一回事情。

这使齐先白兴奋不已。后半夜，齐先白又干了一次。这一次的时间较长，这使王家姑娘的身心得到了充分的享受和满足。这也给了她一种终身的错觉，她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一直以为，齐先白才是天下最棒的男人。只有齐先白裆下的家伙才适用于她。这反而使她常常暗暗地痛苦着。

天亮之前，齐先白才发现，自己的嘴唇已经被王家姑娘咬破了。她说是因为齐先白弄疼了她。但齐先白更明白，这是因为初次性感的快活儿所至。其实连他的脖子也被这个女人抓得满是血印子，很是狼狈。

他父亲齐德实在次日早上，立在门上，看到他时不觉一愣，脱口而出道：“先白，本来这趟差事，我是想让你跟着去的。你就别去了！”

那时，前院里就传来了一片骡马声。齐先白这才如梦方醒，昨天晚上的一切发生得太不是时候。

齐先白站在父亲的面前，本能地低下头去。他知道父亲是怕人看了他的样子，猜出内中个旧，让人耻笑齐家。齐先白并没有说话。他是不知道在此番情景下，自己该如何表白昨晚上的事情。

齐德实倒还冷静：问说：“不是你先动的手吧？”

齐先白不知怎的，反而没头没脑地道：“我听到一首唢呐的曲调。那时我的心里一团麻乱……”

齐德实点点头，坚定道：“送完这趟器械，就给你办婚！不能再等了，夜长梦多！”

谁想，正是这看似无意间的一个差错，竟埋藏着那样大的玄机 and 变化。这一瞬间的决定，又是那样的重大而又不可多得。本来齐德实是临时决定让齐先白也去压镖的。但他看到齐先白的样子，只好改变了主意。

在这看似不经意的更改中，竟然保住了齐先白的一条性命。不但如此，还让他齐先白在这个人世上，成为了另一个齐先白。而在

当时，说的人和听的人，都没有注意到它所隐含着得要命实质。

齐家父子说话的时候，一簇阳光，明亮地照射在了红漆大门上，灿灿地让人感到时间的紧迫性。

那时押送兵器的队伍已经在前院整装待发，时间真的已经来不及了。齐德实没再和儿子多说什么，他扭过头，走到了前院，和伙计们牵着骡马，迈出了齐家大院。

这真是很平常的一幕。也是齐家人千百次经过的一幕。那时齐家的女人们，都照常地拥到门前，在阳光里望着队伍渐渐地远去。她们照常地抬起手，在阳光下挥动着……

谁想，齐德实从这个早上出去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让齐家人整整地等待了一个月。以致连早就定好的齐先白的婚日也给耽误了。

这期间，土豪王明家的姑娘，耐不住寂寞，又跑来过两次，都是以送东西为由，来去匆匆忙忙。但每一次进到齐先白的屋里，都是插了门，让齐先白弄她一下，然后再匆匆地穿起衣服就走。以致，有一次她拿来的东西，又被她原样拿了回去，自己却一点不知。

这后来的两次，王家姑娘与齐先白都是在白天干的那事。王家姑娘的叫声，院里的人其实都听到了，但没有人说过一句不妥贴的话。人们知道这是齐家早晚的一件事情。只不过王家姑娘是一个性感强烈的女人，只要她与男人沾了边，就再也不肯罢休。

她等着齐家老爷子齐德实快点回来的急迫心情，大于整个齐家人的耐心等待。她才是一个掰着手指头、日日数着天数的人。街上每次有马蹄声的响动，她都会下意识地跑出门去，一通凝视。

然而，齐德实没有回来，押送兵器的人也没有一点影子和消息。仿佛这是一次遥遥无期、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远行。

不过，这期间，还是像有什么特别的预兆在告诫着齐家人出了事情。齐家的门前，在这一个月中，曾有五次唢呐的队伍经过，而且都是吹的丧曲。这么密集的次数，让院里的齐家人本能地感

到一种不祥的暗示。人人的心头都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惊悸。

其中有一次，不知为什么，吹丧曲的队伍，还在齐家的门前停了下来。那唢呐之声盖过了齐家院里的一切响动，使人觉得特别的刺耳。听着这与齐家并没有多大关系的唢呐声，齐家人却都一再统一了自己的感觉——齐家的日子像是到头了。但谁也不愿意把这种不祥之感吐露出来。

那天齐先白走到院门外，愣怔了好一阵。直到他辨别清，这支唢呐的队伍，确实是在为镇子西头的吕家吹丧曲时，他才放心地回到了院里。

后来尽管没有再吹丧曲的队伍从齐家的门前经过，但齐家人的心里，却装满了一首首类似丧曲的味道，那悲切的唢呐声，似乎始终都不肯散去，在人们的心里越压越深。女人们真的已经憋闷得喘不上气来了。

接着就有各种各样可怕的传闻不断地涌进齐家的大宅：

有人说，齐德实已经被人杀了，是半路上杀出来的一队野汉，劫走了兵器。

有人说，河南一带，这些日子暴雨连天，山路被冲毁。齐德实的队伍连货带人，一起被洪水卷走了。还有更多不同的传闻被不断地改变着。其中不乏一些幸灾乐祸之人的编造。但齐德实再也没有回来，却是一个事实。从此的事情，再也无人能弄得清楚。属于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的一桩迷案。

起初的齐家还算镇静，齐德实的夫人和齐家的其他人，这些年月经的事情并不少。那些可怕的梦境，没有一天真正离开过齐家的这所深宅。齐夫人和齐家人，大都已经惯了。只是按照常规，齐家还是通知了县衙。是齐先白去办的，是一个重复过的老话：让县衙的人去查一查齐德实他们的消息。

齐先白到县衙时，自然是带了银子的。接了钱的县衙闻讯后，就派出了几路人马去打探。还与方圆各县衙通了消息。但周转回

来的口信，依然没有一点价值。

久经沙场的齐家人，这才真正地显出了一些慌乱，宅院里的人们开始惶惶不可终日。女人们更是将事情在心里左右得已经不可收拾。

三

事情到了这个时候，齐先白作为一家之子，也就一下子成了惟一的支柱。他瞪着两只发红的眼睛，见天从院门上进进出出，看着日头升起，又看着日头落下。这是一个让人无比心焦的时候。然而面对种种无法判断的可能，齐先白又束手无策，只能如此地等下去，一天天似考验着自己的耐心。

由于这一次齐家人押送的兵械，已经过了期限，中间的保人祝老板，几次找上门来询问。齐家人都说再等等。一脸焦急的祝老板，也尽量地压制住心里的烦躁。他知道，在这十几年里，齐德实送兵械也有晚回来的时候，只是少拿一些银子罢了。

然而在祝老板第三次离去之后，却再也等不及了。他已经掐算出了事情的不妙大于幸运的可能。于是，他终于拿着当初的字据，将齐家告到了县衙，要求县衙出面，让齐家赔偿所有的损失。这样，他反能从中多得到一笔。

县衙的官人们，心里很是复杂，他们平日靠着齐德实，却也恨着齐德实。而这确实是一个灭掉齐德实的机会。他们拐弯抹角地问祝老板：齐家还有一个儿子齐先白，而且有些武艺，要是闹起事来咋办？官人是想等到更好的机会。

祝老板就又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子递了上去，道：“他齐德实这些年，吃了土匪的，又吃官家的，已经太不像话了！何况，他的匪贼朋友多于官府。不如就此灭掉他完事！这样，官府还可以再开一家兵器店。”